

时间机器 最先登上月球的人

SHUJIAN JIQI

ZUI XIAN DENG SHANG YUEQIU DE REN

〔英〕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著

叁壹◎编译

★ 青少年最爱看的科幻故事 ★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时间机器

最先登上月球的人

SHUJIAN JIQI
ZUI XIAN DENG SHANG YUE QIU DE REN

〔英〕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著

参壹 编译

★ 青少年最爱看的科幻故事 ★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间机器 最先登上月球的人 / (英) 威尔斯 (Wells, H. G.) 著;
叁壹编译. —西安: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368 - 2967 - 1

I. ①时… II. ①威… ②叁…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 英国 -
现代 - 缩写 IV. ①I56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8068 号

时间机器 最先登上月球的人
〔英〕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著
叁壹 编译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人: 李晓明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恒升印装有限公司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本 10 印张 142 千字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ISBN 978 - 7 - 5368 - 2967 - 1

定价: 19.80 元

地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http://www.mscls.cn>

发行部电话: 029 - 87262491 传真: 029 - 87265112

版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目 录

时间 机器

第一章	2
第二章	12
第三章	18
第四章	23
第五章	32
第六章	46
第七章	51
第八章	57
第九章	63
第十章	69
第十一章	72
结束	82

最先登上月球的人

第一章	84
第二章	100

第三章	106
第四章	112
第五章	124
第六章	137
第七章	144

时间机器

第一章

时间游客（为了方便起见才这样称呼他）正在非常投入地为我们讲解一个深奥难懂的问题。他炯炯有神的灰眼睛一眨一眨的，而且往常苍白的面孔在此刻容光焕发显得额外精神。壁炉里炉火熊熊地燃烧着，白炽灯从银质百合花灯盘里射出柔和的亮光，照在我们玻璃杯里跳动的气泡上。在我们中间，对于坐的椅子，只有时间游客才有，它们与其说是供我们坐的还不如说是在拥抱我们、抚慰我们。晚饭后的气氛看起来非常舒适惬意，人们的思绪也往往会在这个时候从容地驰骋。他这样一面用纤细的食指画着要点，一面又在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述这个极其深奥的问题，但是我们只管懒洋洋地坐着，不过还是非常钦佩他在这个新谬论上（我认为是这样）所表现出来的认真态度和丰富的创造力。

“你们一定要认真地听我讲。因为我准备反驳一两个几乎是公认的观点。比如，你们现在在学校里所学的几何就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概念上的。”

“让我们从这里听起，您不觉得这个范围未免太大了吧？”菲尔比很不赞成地说道。他长着一头喜欢与人争辩的特征的红头发。

“希望你们清楚，我不是要让你们接受什么荒诞的无稽之谈。我想你们很快就会承认我给你们所讲的内容。聪明的人们，你们想必都已经知道，数学上所谓的一条线，一条宽度为零的线其实是不存在的。这个在学校你们是学过的吧？而且还有数学上所说的平面图形也

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些纯粹是抽象的东西。”

“说得很对。”我们中的一位心理学家说。

“同样，立方体这个仅有长、宽、高的图形实际上也不可能存在。”

“我不同意这种提法，坚决反对！”菲尔比说，“固体当然可以存在。所有实在的东西……”

“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不过请你先听我说，一个瞬时的立方体有存在的可能吗？”

“你所说的我很难理解。”菲尔比应声答道。

“一个根本没有持续时间的立方体能够真的存在吗？”

听了这样的问题后，菲尔比陷入了沉思。“很显然，”时间游客继续道，“任何一个实在的东西都必须同时向四个方向伸展，它必须具备长度、宽度、高度和时间持续度四个要素。不过，由于人类天生存有缺陷，关于这点我待会儿再作解释，所以我们往往很容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实际中本存在四维，其中三维我们称作空间的三个平面，第四维就是我们所说的时间。然而，人们现在总是自作聪明地在前三者和后者之间给界定上一条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的区分线，因为我们的意识在生命的始与终都是沿着时间的同一方向断断续续地朝前运动发展的。”

“这……”一个年轻人一边说着，一边哆哆嗦嗦地在灯火上重新点燃了他的雪茄烟，“这……一点确实非常明显。”

“是啊，的确大多数人都忽视了这一点，太不可思议，”时间游客接着说道，好像他的兴致变得更浓厚了，“虽然有些人谈论第四维时并不知道这实际上就是第四维的内涵，但我要说明的是，这其实只是我们看待时间的另一种方式。时间同空间三维中的任何一维相比根本没有什么不同，需要区别的只是我们的意识是沿着时间向前运动的。可总有某些笨蛋把这个观点的意思给完全搞颠倒。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是否也听过他们有关第四维的高见？”

“我从没听过。”一个地方长官很肯定地说道。

“是这样的。根据数学家的看法，空间有三维，我们可以分别称其为长度、宽度和高度，而且始终可以通过成直角的三个平面把它们表示出来。但是，世上总有那么一些喜欢追究到底的人要问为什么偏偏只有三维，而不是四维？还有与其他三维形成直角的另一维吗？他们有的甚至试图建立四维几何，比如西蒙·纽科姆教授大约一个月前还在不懈地向纽约数学协会解释这个问题呢。大家都非常清楚，我们可以在只有两维的平面上表示出一个三维的立体图形。所以他们以此类推，就认为绝对能够通过三维模型来表现四维的东西，当然他们是在能够掌握透视技法的情况下。清楚了吧？”

“我想是的，”地方长官小声答道。于是他开始紧锁眉头思索起来，他的双唇一启一合好像在反复地说着什么神秘的话。“是的，我想这下就终于搞清楚了。”过了一会儿他的脸上陡然露出了喜色地说道。

“在此我实话告诉你们，对于四维几何的研究，我已经从事好长时间了，而且还得出了一些非常稀奇的结论。比如这是一个人8岁时的肖像，这是15岁的，这是17岁的，还有一张是23岁的，等等。所有这些显示出的也都只是一个人的生活片段，它就是用三维表现出来的四维生命，它是固定的不可改变的实在东西。”

时间游客暂停了片刻，以便使大家有充分的时间去消化或者去充分理解他刚才所说的话。之后他又接着说：“只要思想严谨的人都会非常清楚，时间只是空间的一种。这是一张常见的记录天气变化的科学示意图。我现在用手指着的这条线表明气压的起伏变化。昨天白天的气压有这么高，夜里就会又降下去；但到了今天早上气压又会开始回升，慢慢地就会一直升到这里。关于这点我想大家应该很清楚，气压表里的水银绝对不是在公认的空间三维的意义上勾画出这条线的，可是需要肯定的一点是它确实勾画出了这样的一条线。由此我们只能断定，这条线

是沿着时间维的，如果说是其他什么原因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可是，”医生双眼紧盯着炉火里的一块木材这样问道，“如果时间真的只是空间的第四维，那么它为什么在现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历来都被认为是别的东西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在空间的其他三维里那样在时间里自由地活动？”

时间游客听此言不由得笑了，进而说道：“你肯定我们能在空间中自由地活动吗？的确我们在空间能左右行动，而且也可以前后随意活动，其实人们历来也就是这样活动的。关于这些我承认我们在两维中能够自由活动。但是你这样想过吗？我们能上下行动吗？要知道地球的引力作用把我们死死的限制在地面上了。”

“恐怕不完全是吧，”医生说，“比如用气球飞行。”

“但是在气球发明之前呢？人们好像除了间歇式的跳跃和路面高低不平外，是不能任意做垂直运动的。”

“但你不能否定他们是能够上下运动的。”医生说。

“向下总比向上容易，而且是容易得多。”

“但是在时间里你是永远不能行动的，你根本没有办法离开现在的某一时刻。”

“亲爱的先生，我现在要给你说的是，你错就错在这里了，同时全世界所有人也都错在这里。正如你所说的，我们始终都是在努力地脱离现在，我们的精神存在都是非物质的，并且是无维的，它也总是沿着时间维匀速地向前运行，从摇篮一直走向坟墓。这就像我们的生命，如果从距离地球不远的50英里高空，我们肯定就会向下降落。”

“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心理学家打断他的话继续说道，“你可以向空间的任何一个方向运动，但是这些运动你在时间里是绝对做不到的。”

“其实我所说的这个想法也正是我伟大发现的契机。刚才你说我们在时间里不能运动是不正确的。比如我形象地回忆一些事情，这样的话，你想我们是否就能回到它发生的时刻。也许确切地说，就像你

们所说的我的思想开小差了。其实呢，是我的思绪从现在一下子跳了回去，当然了，我们的双脚是绝对不能退回去待上一段时间的，就像一头动物或一个野蛮人一样没有办法在离地6英尺的空间待下去。但是在这一点上，文明人绝对比野蛮人强，他们能够凭借气球的力量排除地球的引力而向上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就不能指望自己最终能沿着时间维加速运动或停止运动，甚至逆向运动呢？”

“哦，这，”菲尔比开口道，“是完全……”

“为什么会不行呢？”时间游客继续追问道。

“难道你不觉得你刚才所说的很不合情理吗？”菲尔比说。

“什么情理？”时间游客问。

“尽管你能够很有道理地把黑说成白，”菲尔比接着说，“但是你是绝对说服不了我的。”

“也许不能，”时间游客不加肯定地说，“不过截止到现在你最起码已经开始明白我钻研四维几何的最终目的了。其实我在很久以前就曾要构想一种机器……”

“去穿越时间！”还没等时间游客说完，那个年轻人便大叫了起来。

“它将能纵情地、无所顾虑地在时间和空间里运动，而且完全由驾驶员控制。”

菲尔比听后笑得前仰后合。

“我不是在开玩笑，我有实验证明。”时间游客慌忙解释道。

“如此听来，这种机器应该对历史学家来说倒是非常方便、实用的，”心理学家调侃性地提示说道，“譬如，他可以驾驶这种可以穿越时间的机器回到过去，亲自去核实人们对黑斯廷斯战役公认的看法！”

“但是这样做你就不觉得太引人注目了吗？”医生说，“要知道我们的祖先是绝对不会容忍年代出半点差错的，哪怕是点滴。”

“如果可以的话那就真太好了，到那时我们就可以直接从荷马和

柏拉图嘴里学习希腊语了。”那个年轻人竟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别那么天真，在此我要提醒你，德国学者已经在希腊语上做了许多改进，如果真如你说的那样去学，他们肯定会给你的考试打不及格。”

“而且还有未来，”年轻人只管自顾自地继续说下去，“好好去想吧！到那时人们就可以把自己所有的钱一直投资下去，让它在那里生息赚钱，接着再朝前赶。”

“去发现一个社会，”看他们讨论的这么起劲，我也忍不住说道，“一个完全建立在严格的共产主义基础上的社会。”

“尽是些摸不着边际的奇谈怪论！”心理学家说。

“的确，最初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从不谈论此事，直到……”

“直到实验证明！”我大声地替他说道，“但是你确信你能够证明它吗？”

“对！一定得用实验证明！”菲尔比喊道，不过此时的他已经开始感觉头昏脑涨了。

“反正你得让我们看看你的实验，”心理学家不由分说地强调，“尽管这全是胡说八道，你是清楚的。”

时间游客听到这样的说笑只是朝着我们大家笑了笑。之后，我们便看见他还是那样面带微笑，双手插在深裤兜里走出了我们所在的这个房间，朝实验室走去。而且我们还可以听到长长过道里传来趿拉声音。

心理学家望着时间游客的背影向我们说道：“我不知道他想搞什么名堂。”

“他能搞什么名堂，还不是想在我们大家面前耍耍花招，”医生应声说道。此时菲尔比正准备给我们讲他在伯斯勒姆看到的一个巫师，可是开头还没来得及讲完，时间游客就从实验室返回来了。所以菲尔比想要讲的奇闻逸事只得告吹。

时间游客手里拿着一个金光闪闪的和小钟差不多大小的金属架子。

架子的做工看起来非常考究，里面镶有象牙和一种透明的东西。现在我必须把所看到的一切都交代清楚，因为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除非他的解释被接受——否则那绝对是不可理喻、无法理解的。为了把那个机械装置放好，他把丢弃在房间里的一张八角形桌子搬到壁炉前，随后又拖过来一把椅子坐下来。一盏罩着灯罩的小台灯是桌子上仅有的一件东西，它那明亮的灯光照在这个模型上。此时房间里可以说是灯火通明，当然这要归功于周围点着的十几支蜡烛。看时间游客一切准备就绪，我就赶快找一把最靠近炉火的椅子坐下来，随即又向前挪了挪，可以说我几乎把自己摆到了时间游客和壁炉的中间。坐在时间游客背后的是菲尔比，他的两眼透过时间游客的肩膀向前面张望着。心理学家坐在左侧，地方长官和医生在右侧注视着，心理学家站在年轻人的前面，我们个个看起来都是注意力非常集中的。在我看来，哪怕是再构思巧妙的手段或高明的花招要在这种阵势下瞒天过海是绝对不可能的。

时间游客看看机械装置，又看看我们。“好了吧？”心理学家问道。

“这个小东西，”时间游客用胳膊肘撑住桌子，两手按到仪器上很认真地说道，“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我原计划是让这个机器穿越时间。在这里你们大家想必已经注意到这个东西看上去不是垂直的，而且还有这根样子非常古怪的杆，它的表面看起来闪闪发光，似乎有点像是假的。”说着他举手指了指，“另外，这是一根白色的小杠杆，那边也有一根。”

“做得真精致、真漂亮。”医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眼睛紧盯着机器不由夸赞道。

“这是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做出来的。”时间游客向我们汇报说。为了看得更仔细些，我们也都跟着医生站了起来看，随后他又说道，“现在我要向你们大家介绍的是，如果我们把这根杠杆按下去的话，它就会把这架机器送进未来。当然，操作逆向运动就要归那根杠杆管

了。这个鞍座充当一个时间游客的座位。现在我就要按下这根杠杆了，随后机器就会飞离出去，慢慢消失，最后真正走进未来的时间而变得无影无踪。请你们看清楚了这玩意儿，再好好检查一下桌子，以便确保我在这中间没有耍任何花招。我可不想看到浪费了自己的心血的模型还被人骂成是江湖骗子的难堪结果。”

在时间游客说完上面的话后，大概有一分钟时间任何人都没有做声。心理学家好像想对我说些什么，可是最终他又改变了主意。正在时间游客举起手指伸向杠杆的时候，我们听到他突然说道：“不！还是让我借用一下你的手吧。”于是他转向心理学家，握住他的手，叫他把食指伸出来。所以说是时间游客让心理学家亲手把时间机器送入漫无止境的未来旅程的。当然我们也都亲眼目睹了那根杠杆的转动，而且我敢百分之百地肯定时间游客在这里面根本没有耍任何花招。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阵风吹来，壁炉架上的一支蜡烛被吹灭了，其他的烛台上的灯火也在扑扑地跳动着。那台神奇的小机器在心理医生用手按动杠杆之后打着转飞出去了，越飞越远，顷刻间便在我们的视野里成了幻影，就像是一个闪着微光的黄铜和象牙转出来的漩涡。它确实走了——消失了！桌子上除了那盏孤灯之外，已一无所有。

大家沉默了片刻之后。菲尔比不住地骂自己真是该死。

还有那个心理学家在从恍惚中恢复过来以后，他突然蹲下来朝桌子底下看去。时间游客不禁被逗得哈哈大笑。“该怎么说呢？”他开始学起了心理学家的说话腔调。随后他没等着听答案就起身走到壁炉架上那里，背对着我们拿烟丝往烟斗里塞。

我们大家都是面面相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你，”医生停顿了一会接着说，“你这是当真的？你真的就那么坚信你的那架机器走到时间里去了吗？”

“坚信不疑。”时间游客异常自信地回答道。随后他弯腰在壁炉火上点燃了一支纸捻，然后他转过身来望着心理学家的脸，去点自己刚

才装满的那个烟斗（可能是心理学家为了在时间游客面前故作镇静，所以在说完之后便随即拿起一支雪茄，连烟屁股没剪掉就开始点起来）。“而且除此之外，我那里还有一台大机器也即将完工。”——他拿手指了指实验室的方向——“我打算安装完毕后，自己也去未来好好地旅游一趟。”

“你的意思是说刚才的那架机器已经走进了未来？”菲尔比急切地问道。

“它走进的是过去还是未来，这点我不敢肯定。”

过了一会儿，心理学家好像突然来了灵感，他如此说道：“如果说那架机器去了什么地方，我想它肯定是走进了过去。”

“为什么呢？”时间游客很感兴趣地问。

“道理很简单，因为我相信它没有在空间里移动。如果它现在已经进入未来的话，那它肯定会还在这里，你们要清楚它需要穿过现在才能走进未来。”

“不过，”我说，“如果真像你所说的它已走进过去了的话，那我们在刚才进入房间的时候就应该看见它。上星期四我们就在这里，依此类推还有上上个星期四！”

“非常有力的反驳。”地方长官评论道。随后他转向时间游客，摆出一副公平论事的样子。

“毫无道理，”时间游客说着转向心理学家，“你好好想想，这个问题你是能够给出很确切的答复的。我想你应该清楚这是反应点下的冲淡的表象。”

“当然。”心理学家说。而且他还再次向我们保证说，“这是心理学上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应该极为清楚这个浅显的道理，因为它非常有助于解释说明这种貌似矛盾的现象。虽然我们现在无法看见这架机器，也欣赏不到它，就像我们无法看到旋转的轮辐和在空中飞过的子弹一样。如果机器在时间中的旅行速度比我们快 50 倍或者 100 倍，

或者说如果它走一分钟我们才走一秒钟，那么它的旅行速度产生的印象当然就只是它未做时间旅行时的五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我想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了。”说完他伸出手在原来摆机器的地方轻轻地摸了摸。心理学家看我们都呆呆地愣在那里，就笑着问我们：“明白了吗？”我们谁也没有回答，只是坐在那里，两眼盯着空荡荡的桌子看了一会儿。这时，时间游客也问起我们是如何看待所发生的这一切的。

“关于这一切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医生应道，“不过如果要下结论得等到明天我们大家都神志清醒了再说。”

“难道你们不想看看真正的时间机器？”时间游客问。说完，他拿上灯，顺着通风的长廊带着我们朝他的实验室走去。那闪烁的灯火、他的大脑袋侧影、还有晃动的人影，至今我记忆犹新。那时我们一个个跟随着他，心中充满疑惑而又不愿轻信，如何对待那就在我们眼前消失的那架小机器的实验室里的大号翻版。大机器的部件有些是镍质的，有些是象牙做的，还有些是水晶石材质，锉成或锯成的。这个机器已基本完成，但是凳上的几张图纸旁，还摆放着水晶曲棒没有完工。我仔细看了看拿在手上的一根曲棒，觉得应该用石英做的。

“请问，你这是完全认真的，还是唬人的——就跟去年圣诞节时你给我们看的那个鬼一样吗？”医生问道。

“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这样认真过。我要坐着这架机器去探索时间，明白了吗？”时间游客高举着灯说道。

我们都不明白该怎样去理解他说的这句话。

我的视线越过医生的肩膀与菲尔比投来的目光相遇了，他表情严肃地朝我使了眼色。

第二章

我认为当时我们都不太相信时间机器。事实上，时间游客聪明过人，但他的这种聪明让人不敢完全信任他。你会有从未看透他的感觉，他坦率的背后似乎还有所保留，让人怀疑他另有居心。如果换做菲尔比讲解这台机器并用时间游客的话来进行展示与解释，我们就不会如此疑虑重重，因为我们能看穿他的动机，甚至连杀猪的都能明白菲尔比的意图。时间游客不仅是有几分异想天开，最主要的是我们都不相信他。一件能让普通人名声大振的事情到他手里就成了骗人的把戏。事情做起来太容易真是个错误。那些办事严肃认真不爱开玩笑的人从没有摸透过他的行为。他们虽然知道自己很擅长判断，可那么草率地相信他就好像用蛋壳般易碎的瓷器去装饰托儿所那样。因此，在那个星期四到下一个星期四的这段时间里，我想我们谁都没有多讨论有关时间旅行的事，不过我们大多数人的大脑里一定还想着它虽然可疑却有潜在的可能性。这就是它表面上可能而事实上不符合实际，因此造成了颠倒年代和天下大乱的可能性。我自己则一直惦记着机器里的那些鬼花招。星期五我在林尼安遇上医生时同他讨论过这个事情。他告诉我他在蒂宾根遇上过类似的问题，并且特别强调了蜡烛被吹灭的现象。但到底是如何要的花招，他解释不清楚。

接下来的星期四我又去了一趟里士满——我确定我是时间游客的常客之一——因为到达的时间很晚，我到时已有四五个人在他的会客厅里了。站在壁炉前的医生，一手握着一张纸，一手拿着手表。我四